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歷史空間

文人相親王士禎

劉誠龍



王士禎畫像。

網上圖片

子曰唯小人与女子難養也。小人難養，乃古今人民共同感受；女人難養，倒是老夫子專代80後群眾執言，別的不說，單是弄套房子給養起來，則是子欲養而錢不在；劉雲唯官僚與文人難交也，官僚難交，不須勞舌，宦海茫茫，誰能與知音？文人間高山流水，不是無，卻也難，一語不合，終生翻臉，觀點對立，始終為敵；有時我生異想，與文人交，莫若與流氓交，與流氓容易交成哥們，與文人交，容易交成戈民。

王士禎卻是千古文人裡的好哥們。魯迅對文壇新人甚是醉裡吳音相媚好，但對文壇宿將多是老死不相往來；當今文壇新進，對文壇宿將甚是執弟子禮，對文壇新人卻是笑傲江湖。王士禎對人好像不大過分選擇，文人，只要是文人，就是王士禎想結交的真正朋友，無貴無賤，無老無少，都是叫王嫂煮酒泡茗，他去一一碰杯，打發王嫂抱孤衾睡覺，他這廂與文人廢寢忘食，品茶論道，茶喝完了，才知東方之既白。

王哥是山東人，出名早。五、六歲時，他有叔祖是個醉漢，一日喝醉了，出「酷愛義之筆」給小侄對，小王脫口對道「閑吟白也詩」，其叔祖摩挲其頭，當了一回麻衣相士：「此子必以文章名世」，真還相對了。順治八年，王哥高中順天鄉試，本可一鼓作氣考進士的，他說要跟文人多玩玩幾年，好比好要少年宣言：我要多要幾年，再結婚；文人考了官，好比結婚了，再跟文人要，是很難的了。王哥在山東時，四處找人玩，今日登山，明日涉水；這回從老娘箱底偷掏腰包聚酒會，下回抓個俘虜埋單搞筆會。順治14年，呼了幾十文朋詩

友，會飲濟南大明湖水上亭。古時呼人不容易，又沒電話，又沒QQ，都是一家一家送請柬，山東地域那大，要想朋友到，腳板底下定起泡。王哥與諸位詩酒流連，稱觴賦詩，帶頭做《秋柳詩》四首，和者數十人。此次相聚大明湖，柳枝依依，柳風習習，詩壇上給命名，謂為秋柳社。

王哥當了官，身份由文人轉隊官人，地方由北地轉至南方，但喜歡呼文朋引詩伴的性情仍然沒改。他騎鶴下了揚州，春風十里揚州路上，都是月台女人，他跟她們要得少，白天台公事，夜裡不接女人。吳梅村先生說，王哥日子多數是「日了公事，夜接詞人。」成都人費密，黃州人杜浚，南昌人陳允衡等，都是明朝遺民，在揚州聚居，形成遺民群，王哥都去拜訪，家裡有詩有酒的，他單獨一首詩去，家裡無酒單有詩的，他攜一壺酒去，「每得一士，未嘗不奔相走告也。」結識了一個文學界朋友，好像揀了金元寶。

「通州布衣邵潛夫」，文優未仕，出名算早，「明萬曆年間以詩歌名江標」；家裡苦得出奇，有得米下鍋，菜倒是有，田裡山間，扯一把草，菜刀一切即成菜，只是沒油炒，尤其是年老七、八十歲了，國興未忘匹夫有愛國與興國責任，還要他服役役（舊社會是，沒當官，要交稅，當了官，才收稅），「家貧，苦徭役」。其時王哥正是走馬上任，按慣例當是先就全體幹部見面會，再是拜訪巨室紳士或黑社會老大，拜老闖碼頭，王哥卻先上門走訪邵老先生，「按部抵境，首謁邵。」邵老居住的是柵戶區，「邵所居委巷」，王哥跟司機講，別將車子開進去，我走路去，「乃屏與從徒步以入」，給過氣老文人最大尊嚴。邵老也有點文人骨氣，他用酒來檢驗王領事，那酒是米糟釀，糟酒存儲久了，是容易生酒蛆蟲，邵老端起這酒，斜着眼睛問新任父母官：「適有酒一門，能飲乎？」王哥也沒回答，端起來咕嚕咕嚕，喝得肚兒圓，老名士邵潛夫服了，留王哥吃夜飯，至晚方別，「魚洋欣然為引滿，流連移晷始別。」這次，文人兼官人的王哥，還給邵老解決了大問題：「有司聞之，立除其役。」沒給老農民辦養老費，最少沒讓八十歲的老老人還交稅。

王哥善待邵潛夫，不太像是去演繹親民秀的，也好像不是去買恩；他只是文人性情，喜歡對文人惺惺相惜。他對貧民邵老先生如此，對文人宋牧仲也是恭敬，這宋先生，名氣未必大勝王哥，但眼睛一直是高比王哥的，我們的鼻孔往下長，宋大人鼻孔是往上長，「唯牧仲有才氣，頗矜負。」他逢文人就講，王漁洋算甚虛名啊，我一個腳趾頭抵他數輩，宋大人不是浪得虛名，確是老前輩，他人聽了這話，嗯哪的，「人以其聲望素著，不便駁訐，只得漫應之。」文人習性

是，這邊廂向你點頭，那邊廂向人家附耳去了，「光陰荏苒，眾口囂囂，積年累日，一再傳播，而漁洋之耳鼓，已有所聞。」文人若聽得別人有一言輕慢，那不一生結仇？而王哥卻是另有風格，他當然不是宣威打播臺似的去拜訪，其結交宋大人姿態低調，技巧高妙，他向宋大人寫了一信，說他有個弟子，「潦倒異鄉，乞漁洋為之介紹於牧仲處」，我呢，只好求您了。宋牧仲大受用，「藉博牧仲之歡心」，後來王哥碰到宋大人壽誕，帶了一班文人去喝喜酒，「群賢畢至，大雅同登，咸手捧蟠桃。」這情景，再怎麼裝做相，也不好裝了，宋牧仲自此與王漁洋交好，有詩云：「謙讓朱顏兩年少，王揚州與宋黃州。」

王哥非一般文人心薄心性，其心底世界厚道而光明。他不薄名人厚待新人，「王阮亭至淮，招名士為文酒之會，見張虞山，就打恭，吟起其得意句：『夙愛足下『南樓楚雨三更遠，春水吳江一夜增。』』張虞山受捧當然不少，在一些酒席上，有人介紹他：這是著名詩人張作家，旁人作揖握手搖：幸會幸會，我是張作家骨灰級粉絲，您的床前明月疑是地上霜，寫得太好了。張詩人做聲不得，現在名氣比他彰著的王漁洋能背誦其詩句，那肯定高興；另有青年詩人吳嘉紀，詩寫得特別好，人處境特別糟，吃了上頓沒下頓，投稿或以投稿軟體群發，也撞不到幾人閱看，偶然中了，其概率幾與守株待兔同。某日，王哥讀了吳詩，不禁擊掌讚歎，其時正是夜裡，喝了酒，連呼備鞍，他要去拜訪。嫂子提醒次日要上班，王哥不便去，於是打發屬下，寫了一信，三百里加鞭，連夜冒雪去邀請吳嘉紀，特別搞了一次文人聚會，隆重推舉吳嘉紀。王哥還有一個推人故事，民辦教師潘松齡，著了一本《聊齋誌異》，文人名不虛傳，名著沒人看。王哥卻是抬舉，「《聊齋誌異》未盡脫稿時，漁洋每閱一篇寄還，按名再索……亦點正一兩字，頗覺觀觀。」

不是文人則必然相輕？此論或失諸王漁洋，王哥不是一見文人就捧，更不是一見文人就翻白眼，他團結文人，將文人搞得很親密，其宣導神韻說，加上其人富於親和力，天下翕然宗之，「一時名流著稱弟子者，不下數千人。」

還要說是，王哥成人文哥們，跟王嫂正相關。嫂子姓張，極是支持文人，那次有福建許氏趕考要盤纏，「金盡告急」，王哥手頭沒錢，「先生無以應，有憂色」，嫂子就從玉手上取下金鐲子，給應急；有年大凍，一位叫徐夜的小文人，凍得脖子往衣領裡縮，只是衣領不知在哪。他平時講志氣，「貧且老，雖凍餓不以干人」，嫂子對王哥說，「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？」給徐夜送了棉衣去。王哥親文人，除了王哥心地好，妻子確是關大計，「漁洋先生司李揚州，文士輻輳，弦詩角酒無虛日。」天天車水馬龍來喝酒，不喝空家當了？單是搞衛生就叫老婆氣暈頭。愛人給文人老公紅袖添香，多願意，有多少願給文人老公的朋友添衣添酒？看到老公文朋詩友一隊隊來家，若非王嫂，換了趙嫂李嫂，怕難給文人紅袖添香，單是給家門錦上添花吧。

古今講台

吳羊壁

烏蘇里江船歌

我在查地圖，找尋烏蘇里江。有一首民歌很好聽，好些獨唱家在灌錄唱片的時常常會收入這個曲目，這首歌叫做《烏蘇里江船歌》。說起來，這首好聽的旋律伴隨我幾十年了。我常聽郭頌的獨唱，也有改編成小樂隊的演奏，自己也常小聲地哼。小聲地，因為我的唱水平實在太低，不好大聲唱，不要把美麗的歌曲唱歪了。忽然想起，喜歡這首曲子幾十年了，可是烏蘇里江在哪裡呢？卻沒有了解過。從風格上說，好像是東北那一帶的民歌。豪放而又婉轉細膩。終於查到了，是在黑龍江省，其實我的地圖不夠詳細，地圖上找不到烏蘇里江，但文字的資料說松花江下游有一片「三江平原」，是松花江、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下游相會之地。這樣，大致也就明白了。烏蘇里江的水產大概相當豐富，魚很多，這首歌的歌詞說：「赫哲人撒

開千張網，船兒滿江魚滿艙」，那是一片歡樂的豐收景象。赫哲人是生活在那裡的少數民族。烏蘇里江有山，有藍藍的江水，有大頂子山。赫哲人唱道：「白雲飄過大頂子山，金色的陽光照船帆……」唱出了一個歡樂的環境。民歌，在民間唱，很自然，是唱勞動，唱生活，唱出希望與樂觀。當我在輕輕哼這首歌的時候，烏蘇里江好像就出現在我眼前。烏蘇里江，長又長，波瀾起伏，這裡的赫哲人自然積累了長年的打漁經驗，大頂子山下的自然環境伴著他們一生，每個赫哲人都是老練的好手，他們臉上有笑容，船上總是魚滿艙。我始終沒有去過烏蘇里江，但是當我的腦子裡迴響著美麗的船歌的時候，也就彷彿已經在烏蘇里江上放歌。一首歌，使我對一個陌生的地方、河流，覺得親切如家鄉。民歌就是民歌，人民唱的歌。唱自己的生活，唱自己的感受。我喜歡民歌，喜歡各地的民歌，我們的國家這麼大，各處人民有各處的生活，各處的民歌自然地反映

出那裡的生活、歷史、人民的性格，凝結出人們喜歡的曲調。民歌經過那麼多人的傳唱，流傳下來，已經經受了千錘百煉。

烏蘇里江船歌給我們帶來了活躍的江上景象，那是生活的綜合體，有豪放的放歌，「烏蘇里江長又長，藍藍的江水起波瀾」，也有呼喚著心上人深情溫漾的「啊啞啞妮娜……」。啞妮娜是心頭的姑娘，愛情也是赫哲人生活的一面。我現在以自己的想像構成了一個個烏蘇里江的畫面，希望有一天來到烏蘇里江上，看一看真正的烏蘇里江是怎樣的動人。

說到江河，壯闊或優美的江河，都格外令人心醉，喜愛加以歌唱。我們是炎黃子孫，壯大雄偉的長江、黃河、松花江等等，都載滿人們的歌聲。烏蘇里江我未去過，但記得一次旅行，來到松花江畔的時候，團友們就紛紛唱起：「我的家，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」現在的年輕朋友未必熟悉這首歌了，但那經歷過抗戰年月的一輩人（像我這樣的老頭兒），在那抗戰的歲月中無時無刻會哼起這首歌，唱起這首歌。那時候唱，「哪年哪月，才能回到家鄉」（因為東北那時首先淪陷），現在不再有了這樣的感慨了。現在是，每一個人想到家鄉，都在祝福家鄉美好，更美好。松花江，烏蘇里江，我在這裡深深地祝福。

古今講台

陶琦

韓熙載避相

歷史上，因為成為畫中主角而被人廣為記住的例子並不多見，五代時期，因一幅《夜宴圖》而千古揚名的韓熙載就是其中之一。這個在南唐朝廷官宦副相，卻日夜縱情聲色的人物，有看諸多令人不解的行爲。如他的姬妾與門下食客往來偷情，他知道了既不自氣，也不阻止，反而笑說「不敢阻與」。這在視女人為私產，絕不容他人染指的古代，十分罕見。另外他居官所得的俸銀，也全部分給家中的數十名姬妾，他自己每天身穿破衣芒鞋，拉着獨輪車，裝扮成盲人的樣子，持飯鉢到各姬妾的房中乞討求食。有人推測，韓熙載的種種怪異行爲，是因為南唐後主李煜生性多疑，不信任從北方過來的大臣，甚至有賜鴆毒自盡者，所以韓熙載故意荒淫為樂，由此避禍。其實，唐代名相裴休晚年時，也曾身穿僧衣到歌妓院裡乞食，以示遁世之心。韓熙載此舉就是在效仿裴休，只不過他的真正目的，是以放蕩的生活來逃避他不想承擔的責任。

其實韓熙載剛投奔江南時，還是很有雄心壯志的，他曾自謂：「腰有劍而袖有揮，口有舌而手有筆。」對自己的才華頗為自負。只是他先後身歷南唐三朝，先主李昪和中主李璟都對他心存疑慮，加上他又生性放縱不羈，不善於鑽營逢迎，故一直難被重用。在此期間，韓熙載也曾多次根據時弊進言，提出更改的建議，但都不被採納，而且隨後事態的發展又都證實了他前面的建議和見解，確實有著預見性。這些信心和政治抱負。後主李煜即位以後，南唐的國勢已是在危在旦夕，而後主又是一個性格優柔善感的人，並無經天緯地的治國之才，南唐被強大的北宋攻滅國，已呈不可逆轉之勢。這種不知災難何時臨頭的恐懼，時刻緊繞在南唐君臣的心頭。陸游的《南唐書》載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，後主想任用韓熙載為宰相，使南唐由衰復盛，重新振作。

然而韓熙載非常清楚，當前衰頹的局勢，憑借一己之力已無法回天，故不願意成為歷史上的笑柄。所以他蓄養伎樂，廣招賓客，從酒色中尋找安慰，同時他希望這種放蕩的生活，不見容於朝廷，避免被重用時無法拒絕。宋人陶谷的《清異錄》曰：「韓熙載家過縱姬侍，第側建橫窗，絡以絲繩，為觀視之地。初推窗，後或調戲贈與，所欲如意。時人目為『自在窗』。」韓府被時人譽為是「一個享樂安閑的好地方。而後主命畫工顧闳中到韓府繪製《夜宴圖》，也是多少帶有幾分試探的意味在內。

古時的士大夫身歷亂世，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，性命與人格尊嚴難以兩全的時候，往往會有出人意表的行為。晉代為求保身而長醉不醒的阮籍，與放蕩避相的韓熙載都是其中的典型。

來鴻

陶然

溫婉的笑容

那年冬天到上海，就住在淮海中路的一家酒店，早上散步，走過「宋慶齡故居」，掛着牌子，但大門緊閉，當時就暗想：還沒對公眾開放吧？沒想到這次終於還了心願。我在門外的宋慶齡漢白玉坐像前照像，但見那笑容溫婉，為花草所圍繞，我竟徘徊不去了。等到驚回首，他們已經進入那德國式紅頂白牆船型小樓。我趕緊趕去，入口處有一間小房，人們必須先套上塑膠鞋套方可進入。可見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故居受到的護衛。

這座檯樹環繞假三層的歐式洋房，始建於1920年，宋慶齡1949年遷居於此，這裡一直是她的家，一直住到她1981年去世為止，是她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。這裡成了她從事國務活動的重要場所，留下了許多文物，見證她當年歲月。蔥龍蒼翠的院落，底層是客廳、餐廳和書房，房裡陳列着國內外友人贈送的擺件和風景油畫，牆面上掛着她和中外名人的合影。我因為出生萬隆，自然在眾多的文物中特別留意當年印尼總統蘇加諾，他贈送給宋慶齡的短劍就擺放在那裡；但兩人都已先後故去，只有東西依在，有物是人非的感慨。登上二樓，是宋慶齡的臥室、辦公室和保母的臥室。臥室裡的藤木傢具是宋慶齡父母送給她的嫁妝，壁爐上的八音鐘沉默不響，永遠停留在晚上八點十八分，宋慶齡心臟停止跳動的時間。

參觀之後，我的感覺是，比起現今的豪宅，這洋房實在算不了甚麼，連浴室也很小，但回想一下，不能如此簡單類比，畢竟時代不同了，何況這裡還保存大量孫中山、宋慶齡的珍貴文物，如手稿、信函、生活用品等，包括他們的婚床等，一切陳設依然保留她生前的樣貌，那才是真正的無價之寶！忽然想起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，就感到特別有意義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中，宋慶齡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問印尼，曾到我母校萬隆華僑中學，我作為一個年上中學的學生，人山人海遠遠望見她，留下深刻印象。後來回北京了，不斷在新聞紀錄片中和她邂逅，就是沒有遇見她本人。她的傳聞聽說一些，但從不認真追蹤。這次見到，已是另一種環境另一種心情另一種故事了！但無論如何，宋慶齡作為一位偉大的女性，是確無疑義的了。恰好，送她撰文的彩色畫冊，正是由中國福利會出版社出版，而宋慶齡生前，是中國福利會主持人。我在那一片筆墨江山裡留連，傾聽時間汨汨流過，一派悠然，思想前後，我以為，這多少似乎都有點冥冥中的因緣吧！

據說，物什雖然沒有生命，但跟主人處久了，也會沾染其氣息，或者靈氣。故居處於人來車往的鬧市，卻依然沉靜溫婉，不為塵囂所擾。這鬧中帶靜的環境，真讓人懷想不已！

(「秋日上海」之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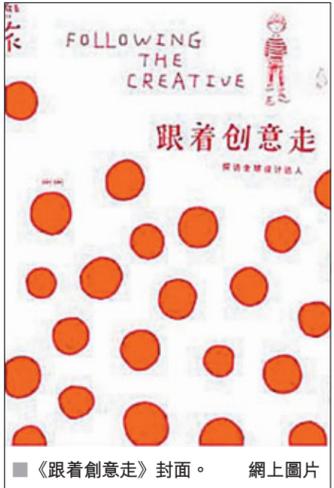


「宋慶齡故居」。網上圖片

開卷有益

鈴蘭

創意的精妙——讀珊珊的《跟着創意走》



《跟着創意走》封面。網上圖片

《跟着創意走》共分九輯，分別講述了意大利、法國、西班牙、丹麥、瑞典、土耳其、台灣地區、日本、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創意故事，內容涉及設計背景、理念、靈感以及對相關者的深層對話。插圖選用不同創意設計的精彩瞬間，具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，帶給人驚艷的藝術享受。在鼓勵創新與創造的今天，都具有較高的借鑒意義。

意大利一向被奉為「設計界的麥加聖地」，是現代設計最具活力的國度。意大利人浪漫、熱情，設計師有着鮮明的特性。他們將設計當作一種生活方式，始終將製造夢想的理念貫穿於設計的整個過程。許多設計者都有跨領域的設計經歷，他們通過作品對社會、政治、愛情、食物，甚至設計本身進行探討，是一種追求完美生活的烏托邦方式。

法國香水聞名遐邇，調香師成為節目組採訪、探索創造迷人香氣的秘密首選者。法國不是一個缺乏傳統精神的國度，沿襲過往生活的美好是許多法國人與生俱來的習慣。節目組採訪了當今法國設計界兩個不容忽視的設計工作室：Matali Crasset和5.5Designers，一個師承法國設計界泰斗級人物Philippe Starck，一個擁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。這兩個設計工作室皆呈現法國創意獨有的風格與氣質，都是通過自己的作品，向人們傳遞不同的生活理念，讓更多的人享受生活的樂趣。

說起「創意」，很多人會和發明、設計聯繫在一起，和傳媒、廣告掛鉤，甚至被貼上商業的標籤。事實上，創意是人類智慧的結晶，是一種單純的藝術行為，它所表達的是一種世界觀，一種生活態度。《跟着創意走》是珊珊作為旅遊衛視《創意生活》欄目外景主持時的採訪手記，她跟隨節目組走遍世界各地，挖掘出一個個具有歷史代表意義的創意故事。

西班牙的創意設計以色彩絢麗著稱，大到建築設計，小到杯子、燈具、筆或本子，無一例外，都使用濃烈的鮮艷色彩。西班牙的創意設計與西班牙人一樣個性鮮明，幾乎沒有重複的。「他們不相信任何時尚法則，也不喜歡所謂的時尚，他們堅信：只有堅持自己的個性，才能真正設計出被人喜歡的東西。」與其說他們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倒不如說他們始終擁有一顆永不背叛的童心更為準確。

生活比工作重要，是北歐人不同於世界的價值觀。他們每周平均工作37個小時，業餘時間會去湖邊、山上小憩，堪稱世界上最會生活的一族。「與大自然一起生活」是北歐人的價值觀之一，這個理念已經滲透到他們生活的各個角落。自然材質是北歐設計師非常重視的設計核心之一，北歐地理條件得天独厚，處處是森林，因此北歐建築物或傢俱最常見的材質就是木頭。他們通過對生活的觀察和體會，培養出精緻的眼光，在平常隨意中創造卓越。

創意的精妙在於對人文的關懷，各具特色的創意無不蘊含著很深的文化底蘊與濃郁的人文氣息。大方無隅，大象無形。創意沒有定式，但卻悄悄改變著我們的生活。

(《跟着創意走》，珊珊著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5月)